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南軒集卷三十

宋 張栻 撰

答問

答朱元晦

王驩一段解之甚精大抵王驩無足與言者獨使事若有未至則當正之而驩既克勝任矣此外復何言哉故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本一而已二本是無本也以愛為無差等而愛親亦以

為施耳是非無本歟儒者之言曰立愛惟親又曰立愛自親始曰立云者則可見其大本矣

和靖曰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為虛語石子重云愚以為人之所以不能踐行者以其從口耳中得來未嘗窮其根源無著落故耳縱謹其辭說終有疎謬若誠窮其根源則其所得非淺自然欲罷不能豈有不踐行者哉范伯崇云知之行之此二者學者始終之事闕一不可然非知

之艱行之惟艱也知而不行豈特今日之患雖聖門之徒未免病此如曾點舞雩之對其所見非不高明而言之非不善也使其能踐履實有諸己而發揮之則豈讓於顔雍哉惟其於踐履處未能純熟此所以為狂者也又况世之人徒務知之而不以行為事雖終身汲汲猶夫人也矧知之而未必得其真歟和靖之言豈苟云乎哉

和靖之言固有所謂然諸君之説意皆未究也孔子觀

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傅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舊學于甘盤之所得也故君奭篇稱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傅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為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為失言矣自孟子而

下大學不明只為無知之者耳若曰行者學者事父兄事上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脚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模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開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耳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蓋無須㬰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使其真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蹈乎

叔京云經正則庶民興葢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之不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也亦此意也

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只如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

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變其說矣旋即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第一章此天人性命之分人物氣質之稟所以雖隱顯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

此語似欠如云在天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一在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體則同則庶幾耳

言率夫性命之自然是則所謂道也

是則是自然然如此立語學者看得便快了請更詳之

脩道之謂教

後來所寄一段意方正但尋未見幸别録示

脩道之君子審其如此以下

此一段覺得叢疊有剩句處以鄙意詳經意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可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即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揜者此

其所以為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為方寸之地隱微為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為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之不支離否

此一節因論率性之道以明脩道之始

恐當云因論率性之道以明學者循聖人脩道之教之始也

此一節推本天命之性以明脩道之終

恐當云推本天命之性以明學者循聖人脩道之教之終也大抵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聖人純全乎此而脩道立教使人由之在學者則當由聖人脩道之教用力以極其至而後道為不離而命之性可得而全也

洪範之初一至正與此意合

洪範之説固亦有此意然似不須牽引以證所言五行五事皇極三德然則八政五紀之在其間者復如何引周子之所論亦似發明其意未盡轉使人惑不若亦不

須引也或曰然則中和果為二物云云此數句却須便連前文庶順且倫耳

第二章隨時為中

為字未安蓋當此時則有此時之中此乃天理之自然君子能擇而得之耳

第四章道之不行也至不肖者不及也

所釋恐未安其嘗為之說曰知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拘於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

行也賢者為高絶之行而過乎中庸不肖者又安於凡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致知力行所以為相須而成者也不識如何

第五章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兩端者凡物之全體皆有兩端如始終本末大小厚薄之類識其全體而執其兩端然後可以量度取中而端的不差也

此説雖巧恐非本旨其謂當其可之謂中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如當剛而剛則剛為中當柔而柔則柔為中此所謂執兩端用其中于民也

第十章强哉矯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每句言之所以深嘆美之辭雖煩而不殺也

此説初讀之似好已而思之恐不平穏疑聖人之辭氣不爾也然此句終難説吕楊諸公之説雖亦費力然於學者用工却有益爾

第十一章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無位而隱皆素隱也

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

第十二章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夫婦之際有人所不睹不聞者造端乎此乃所以為戒慎恐懼之實

此固切要下工夫處然再三紬繹恐此章之所謂與知

能行者謂凡匹夫匹婦之所共知如朝作夕息饑食渴飲之類凡庶民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慎恐懼之所存此乃所以為造端如所謂居室人道之常固亦總在其中若專指夫婦之間人所不睹不聞者却似未穩兼亦未盡也

第十三章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人心之安者即道也

此語有病所安是如何所安若學者錯會此句執認己

意以為心之所安以此為道不亦害乎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知道之不遠人至豈不慥慥爾乎

此說費力其以為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惟游子定夫說得最好當從之若夫大意則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

下手處

道不遠人至倣此

費隱之意第十一章子思子發明之至矣來說固多得之若此二字凡聖賢之言皆可如是看似不必以為下數章皆是發明此二字也大抵所定章句固多明析精當者但其間亦不無牽挽處恐子思當時立言之意却未必如此爾蓋自此章以下至二十章元晦所結之語皆似强為附合無甚意味觀明者之意必欲附合使之

穫通縷貫故其間不免有牽强以就吾之意處以其之
見其間聯貫者自不妨聯貫其不可强貫者逐章玩味
意思固無窮似不須如此費力章句固合理會若為章
句所牽則亦不可耳自二十一章而下其脉血自是貫
通如所分析無甚可議者
近有人疑但能存心自無不敬而程子言敬乃以
動容貌整思慮為言却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
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為約也

其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為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為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强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内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為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為佛學者言人當常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不

其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為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於所當為而未嘗不為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為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為者以為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是弄此為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為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論語何有於我哉文義 述而子罕

呂與叔謂我之道舍是復何所有其舊只解作勉學者之意後來詳與叔此說文義為順亦正合程子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之意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之類也至子罕篇所云尤引而示之近門人果能於此求聖人於此學聖人則夫高深者將可馴至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此言聖人事而結之以神

無方而易無無體亦猶中庸述仲尼之德而結之以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神無方言其妙萬物而無不在也易無體言其變易而不窮也聖人之功用是乃神之無方易之無體者也蓋與之無間矣

西銘謂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同胞物則為吾與若此之類

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當從程子之言前託游掾舉者非

答胡廣仲

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 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用理居敬無時不覺則視聽言動莫非此體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尚何憤驕

險薄之有

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為此哉

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

愛固不可以名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

此孔子荅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復卦下面一畫乃是乾體其動以天且動乎至靜之中為動而能靜之義所以為天地心乎

至靜而動不窮焉所以為天地心也

答陳平甫

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

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須於此深體之

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為仁心則

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

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心無内外心而有内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

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即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奔逸絕塵在乎思

如此等語皆涉乎浮夸不穩貼夫思者沉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

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吾心純乎天理則身在六經中矣或曰何謂天理曰饑而食渴而飲天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即為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萬古矣

此意雖好然饑食渴飲晝作夜息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

只常枯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為親切於此體認即不差也

平居以利物為心然後此道廣

若曰常以利物為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人者天地之心經以論禮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為禮自其用言之為仁

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

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欲請足下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前所舉十四聖人
槩為作傳繫以道統之傳而以國朝濂溪河南横
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以下及國朝程
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
出其人附置傳末著成一書
某晚學懼不克堪也若曰裒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
斯可矣

欲請足下以己精思探三聖人之用心又會以河南龜山漢上之說續成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解五篇傳之以貽後代

其近裒集伊川橫渠楊龜山繫辭說未畢亦欲年歲間記鄙見于下如漢上之說雜而不知要無足取也

欲請足下本聖人遺意將禮記雜漢儒說處重加刪定其所刪去文義亦勿截然棄之宜各附置篇末仍著所以刪去之意於語下以昭示後學

禮記亦正欲考究若曰刪定則某豈敢

欲請足下一言諭猶子然令往石室等處物色明

道横渠之後挈與偕行於縣竹義庄内月加廩給

或於崇慶上院割田與之經紀其生庶幾大賢之

後不至竟日窮年有饑寒之憂然後隨其資性漸

教以學

此事深可嘆者蓋有位為政者之責其輩在閒又不當

竊取而任之若與之相識則或周之教之可也然來諭

則不敢忘

五峯先生所著皇王大紀

五峯未易簀半年前某見之求觀此書云此書千瘡百孔未有倫序未可拈出若病少間當相與考訂之後來某得本于其家殊未成次第然其論數十篇可得後便錄寄

南軒集卷三十

南軒集卷三十一

宋 張栻 撰

答問

答宋伯潛

明道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止以藥與酒與蹶趨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夫人為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

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諭所以有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蹶與樂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

者耳於可與不可之際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饑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求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又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歟以坤為學者之事莫是有馴致之意否　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歟橫渠又曰

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
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本
性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偽明之之功何自而先
莫亦當先從事於可不可之際審擇而固執之否
愚見如此中心亦未安恐伊川引乾元處別有深
意
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
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為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

者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寖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於其發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

答周允升

王通謂夫子與太極合德若如先生之説則人與

物莫不有太極詎止合而已通顧為是言殆將太極别為一物耶輙竊疑焉於是反復思之意夫通之説葢指其初者言之也當其三才未判兩儀未分五行未布而太極已固存矣逮夫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隂隂陽分而兩儀立陽變隂合而五行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而人始具此太極矣逆通之意其指夫生物之初者言之耶今

夫人莫不具是性也而盡性者誰歟性中皆有天也而配天者誰歟是以中庸之論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惟天下至聖故曰配天太極亦猶是也儻曰太極吾所固有何合德之云則配天之說亦非耶譬嘗譬之日光凡世間一切物能容光者莫不具日光焉畢竟空中之日光自若也今曰能容光者非日光也固不可也謂日光盡在是而空中者無與焉亦不可也是故物生之初太極存焉生物

之後太極具焉人雖各具太極要其初者固自若也此通所以有合德之説歟昔者焉上所聞尚有未諭者故此諄諄幸賜指教使渙然氷釋為荷

天可言配指形體也太極不可言合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其性太極之所以立也人雖具太極然淪胥陷溺之則謂之太極不立可也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

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萬里俱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𠀋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𠀋子道多元來依舊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絶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椓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

不順也又曰學者必先識仁仁者與物渾然同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此四段皆程子之說前二說謂人與物皆然後二說則獨指人而言據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未嘗曰物皆備萬物也如前二說則人與物更無差別與告子生之謂性何異夫惟物不能備萬物故止有一物之用所以不能推者只為合下不曾備得人則備

矣所以能參賛化育也至於㧑喪處雖多這裏元來何曽增減庶民自去之爾故謂物莫不有天命莫不有太極則可謂物皆備萬物則似恐未可

既曰物莫不皆有太極則所謂太極者固萬物之所備也惟其賦是氣質而拘隔之故物止為一物之用而太極之體則未嘗不完也

子貢謂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學之與成己教之與成物盖

無二事而或曰仁或曰知孰為定體耶

中庸與子貢之言互明仁智之體用也

龍塘辱指教學而時習之當如程子說時復紬繹浹洽于中令人讀語孟六經若先賢遺書時復潛泳玩味因其所啓端發其所固有久久涵養是保是積此誠可說也當夫子時六經未出聖人教人者亦不至多言士從之游者或一言而終身行或數語而終身誦或以愚魯而竟得之不知所紬繹

者何事又如語孟精義諸先生之說或各不同而皆不悖於理將孰從之則是

紬繹者謂理也義也不必止為文字諸先生之說有不同處

通書論德愛曰仁伊川則謂仁是性愛自是情語錄亦引力行近乎仁云力行關愛甚事易傳復之六二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語錄皆以公為近仁未嘗斷以愛為仁也然則愛特仁之一事耳

而通書乃云然近世朱丈之論亦然此是則彼非二者必居一于此欲俾學者識仁之本體厥道何繇

力行近乎仁力行者敦篤切至故也便以愛為仁則不可然愛之理則仁也

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韋齋記與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丈别以一心觀又别以一心知頃刻之間有此二用為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

乎顛嘗反復紬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他人之過為知仁則如觀小人之過於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之過於厚則如鬻拳之以兵諫豈非過於忠乎唐人之刲股豈非過於孝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過於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默知仁之所以為仁則曷若返之為愈乎顛於先生舊說似

未能遽舍更望詳教

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也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夫過於薄甚至於為忮為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為仁之義不至渺茫恍惚矣

書以中庸名篇而首論中和之道然則中和與中

庸當何如分

中庸統言道之體用中和就人身上説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當從王肅説是

從上蔡説是

脫一反字

論舜之大知也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

庸述夫子之忠恕也曰庸徳之行庸言之謹而不

及中何也意其互見耶亦各示其用也

言各有攸當且用其中于民固所以言庸也庸德庸言此庸字輕看

既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必聖者而後能無乃絶學者之望耶抑其義異自不相通耶

言中庸不可能乃所以勉學者唯聖者能之盡其道為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先後自

有定秩九經之序則先尊賢而後親親二者當何

如通

即人心而論則親親為先就治體而言則尊賢是急堯

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亦是意

答彭子壽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朱

編修云大本者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

道者由此而出無所不通道之用也龜年竊謂大

本者即此理之存達道者即此理之行謂之中和已是說出性情之理若曰大本者天下之理由此而出無所不通則是大本達道之外又有所謂理也不識此言如何

大本者理之統體會而統體理一而已散而流行理有萬殊若曰大本即此理之存達道即此理之行却恐語意近類釋氏萬殊固具於統體之中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編修云敬而無失

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義之與比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龜年竊謂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亦不必如此分說不識如何

分說無害固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然天地位言其體萬物育言其用體用自殊要須分看但元晦之語不若龜山云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為得解經之法

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

時以取中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今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心切疑焉

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此意甚精蓋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語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取

中語却有病不若云所貴於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取中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物格而后知至自國治而后天下平如自本而葉沿流而下學者用力之處莫切於格物致知而此篇之書自誠意至平

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為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為自平定天下遡而求之其極至於格物致知自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

齊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

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疑

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

答彭子壽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主一則視聽有其則矣

人心惟危

人心因血氣而動蓋危而難安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無所偏倚中之所以得名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曰目視耳聽手舉足履則是已發矣其無不當者迺是中節所謂時中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飛魚躍梏道之體用無乎不在也

盡心知性

因盡心體之本然爲盡其心非善窮理者莫之能也

無極而太極

此語只作一句玩味無極而太極存焉太極本無極也

若曰自無生有則是析爲二體矣

堯舜豈無所用其心哉

豈可謂堯舜無所用心特動無非天耳

過化存神

存神體也過化用也存神故能過化

君子行法以俟命

行吾法則聽天所命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不安也

答吳德夫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說者謂踐者履踐也如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之類謂之踐形如此說恐只是賢人事一說謂聖人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衆人則為形所役聖人則能役形恐踐字說得費力又一說形者事之初萌色者

事之著見惟聖人能踐之於其初賢人則不待著見而後用力於其間此恐說天性字不出

天之生斯人也有物必有則凡具於吾身者皆物也而各有則焉踐如踐言之踐實履之也凡人雖有形色而不能踐也感物而動不知所以踐之者也賢人則能踐之矣由己故也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聖人盡性從容自中與天地相流通故動容周旋無非至理曰能則猶似用力也曰可以則見其自然而化非聖人

莫能與也

上繫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一段論乾坤易簡至於可久可大可謂極矣何故止言賢人德業或謂非聖賢之賢乃賢於人之賢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業也久大則聖人也矣

舜明於庶物物或說謂物則之物或說謂萬物之物然則明庶物者奚獨舜哉且攷之經何以見舜之明庶物也

道外無物物外無道舜明於庶物則萬理著察一以貫之卓然大中之域非生知其能然乎夫舜起於畎畝之中一旦加乎羣工之上徽五典而五典從納百揆而百揆敘賓四門而四門穆納于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非明於庶物其能然乎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

主也知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口之别味目之别色耳之别聲鼻之别臭四肢之便於安佚豈人所為哉是性然矣而口𫉬於美味目𫉬於好色耳𫉬於鐘鼓鼻𫉬於芳馨四肢𫉬於安佚則是感動於物而為性之欲矣故有命焉而君子不謂性也蓋貴賤有定分窮達有定數隨其所遇無不得焉而無欲之之意則是天理也故不謂性者乃所以成性也父子之

恩主仁而仁不得於父子君臣之分主義而義不得於君臣賓主以禮而不接我以禮賢者宜以知見於世而邦無道有不得而知焉天道在聖人而聖人固有不遇者命則然矣然而是可斷以無可奈何乎斷以無可奈何則人道息矣故有性焉而君子不謂命也仁不得於父子吾致孝以感而已如舜是也義不得於君臣吾致誠以格而已如周公是也彼不以禮待我而在我者盡其待之之道而已孔子之於陽貨可見也知不得自見

吾雖退藏益精其知以樂其道伊尹在莘野未聘之時可見也天道在聖人而夫子不得如堯舜文武周公施而達之天下然著之六經傳於門人兼善萬世天道流行蓋無終窮矣故不謂命者乃所以立命也如前所說若流其性而不本於命則人欲肆矣如後所說若委於命而不理其性則天理滅矣孟子之言所以極性命之微而同天人之用也雖然所以成性而立命者何歟一則不謂性一則不謂命而心之道行乎其中矣非知仁

者其孰能明之且聖人之於天道立言與上辭不同所以然者蓋明天道即聖人之道而聖人即天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孟子言孔子不名一德而集羣聖之大成非三子之所可及而又以樂之大成明之蓋樂之一變謂之一成大成則其節奏之大備也金聲而玉振之節奏可謂備矣蓋又各有似焉金聲有洪殺清濁之殊聖人之智無所不周者然也玉振始終如一聖人之德無所不備者然

也此其先後固自有倫然自其成者言之則金玉並奏知行皆極不見其始卒之有異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伊川先生云此孟子為學者言始終之義由其能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至之知終即能終之又曰致知智之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據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事所以學於聖人者故因上文金聲玉

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葢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
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
一節特分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
衆理咸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之所以聖者始
終各有條理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
之功夫非便以為智聖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

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一節復言聖人之事以明夫子所以異夫三子者夫子智聖合一至而且中矣然所以至者其力也所以中者非力也是巧之功也是聖人雖曰合一而智聖亦未甞不偕極也若三子徒恃其力而巧不足焉則雖至而不能以中矣若顔子者智足以中矣其力未及至者一息爾天假之年孰謂其不為孔子哉

西銘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言何如

西銘發明仁孝葢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須臾不在焉則失其理矣神是心化是用然須默識所謂神則化可得而言矣能繼志乃能述事也

南軒集卷三十一

南軒集卷三十二

宋 張栻 撰

答問

答吕子約

樊遲問知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所謂知者知鬼神之德是已知事乎此則敬敬則有事乎此矣有事乎此勿忘勿助則鬼神著矣故其洋洋如在者狀其昭著云耳於此知之有所未明體之

有所未盡迫切而求的見則愈近而愈妄愈親而愈非計度想料妄而益妄所謂鬼神之德何從而可識乎其為不知孰大於是中庸論鬼神之德如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又繼之曰體物而不可遺觀乎此恐是敬而遠之之旨敢祈指誨

遺書中有一段或問知鬼神之道然後能近能遠否曰亦未說到深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慼也迫切而求的見則愈近而愈妄愈親而愈非此數語好但更當深思

孔子答子路之意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惑而信之非知也孟浪不信非知也能近能遠始謂之知敬而不能遠者則其敬也生於畏禍與福而已非所謂敬也遠而忘乎敬者則其遠也生於忘禍與福而已非所謂遠也二者均於疑以為有疑以為無非的實有見乎此兩句固大綱說示人以知之事然非知鬼神之情狀則安能敬而遠之乎

敬鬼神而遠之或問伊川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先生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此是玩味經音之法若更别生出事卻失了當時意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大化一移升於天者為魂氣落乎地者為體魄魂游魄降形質安有其理固然然闇處獨行畏心或生則疑以為或有豈非緣於習俗而中主不立故耶又豈非隱微之中神明集舍而自有不可揜者耶今固不敢徇於流俗而返

之於理然孟浪不信卒然撞出駭異之事安敢自保其不為所移乎如䰟魄之影響奪胎受廕之説理安有之然亦當了然無疑乃為可耳窺識髣髴何得於已

此等事不可放過須窮究到實然無疑處不然被一兩件礙阻着或為異説動了未可知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何以謂之知幾其神乎交際易於因循上交主於恭過其則斯為諂下交主於

和過其則斯為瀆能持而不失非知幾其能之乎聖人論介于石之義而獨以上下交之事為言惟篤實為己者知其為甚切要也

答嚴慶胄

昔聞五峰先生曰心可潛不可用然孔子有曰羣居終日無所用心孟子有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然則孔子之言非歟又心所以宰萬物者如用之果誰用之耶

言各有攸當細味其輕重可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即心矣然又曰以仁存心似又以心與仁為二物何也夫心也仁也果可為二物歟
自非中心安仁者須以仁存心若如所言是都不假用力也
禮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云入者自

外之内之辭也心本在我何以言入心本無鄙詐易慢而鄙詐易慢生焉猶水本清為泥沙忽雜之也此須自體之知其自外入也

答游誠之

明道先生曰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内外也九思思之所謂忠者無自欺也無自私也處閨門而為孝友處鄉閭而為謙恭交朋友而為信義

推而至於日用之細者所謂出門如賔承事如祭坐如尸立如齊之類凡見於所言所為發於其中而著之於外者無有一毫不盡此心焉所謂信者是亦此心之發時因其應事於外而名之者也處閨門所當孝友則行其孝友處鄉閭所當謙恭則行其謙恭交朋友所當信義以至出門所當如賔承事所當如祭坐之容宜如尸立之容宜如齊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

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為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二先生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

盡於已為忠形於物為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已者也玩程子之辭

意義蓋包涵矣

林放問禮之本伊川先生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注云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發之於中有所見而不可見名之曰理故曰本行之於外皆得其稱粲然中理名之曰禮故曰文理譬於形禮譬於影形先正則影自正不知伊川之意如此否又謂甚有事者不知謂是每一事不問巨細便自

各有本末否

程子之意謂禮字上有理有文理是本文是末然本末一貫通謂之禮也然有理而後有文曰推此理則甚有事謂天地間莫不然也

居敬而行簡不知敬存而簡自行為復居敬而尚當行其簡

固是敬存而後簡行然亦須居敬而行其簡

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

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為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於内昭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錯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須自知以心驗之未見其為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才涉人為便是私有箇持字便是人為然學者須從此用功由誠之進於誠煞有節次

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

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為都無事不曉其旨又

集義所生義生於心不知如何集

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

一件上集

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

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於外斯能以己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於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為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為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

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為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
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
侯先生之言併乞詳教
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為更
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
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
有功處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為得二先生之意天命
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孟子稱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者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境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返其舍是入矣兼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為心矣

而伊川謂心無出入不知逐日之間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謂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謂在人為性則不可言出入既曰主於身為心凡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不知心之於性相去如何思慮之於心相去又如何

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

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伊川先生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卻微服舜既見象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短長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過門不入非不知饑溺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注脚又謂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

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既曰並行而不相悖則是雖遇變與灾自當盡其在我以為消變弭灾之道變之消不消灾之弭不弭則不可必然聖人隨事有以處之不歸之於命與數而不問者是謂並行而不相悖不知注脚何以再言此得非謂以命與人事為仁致歟

若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是命與人事為二致豈足以明聖人之心哉當深惟聖人性命合一

處

答俞秀才

脩辭立其誠脩辭所以立其誠意非從脩飾為也若脩飾則祇不誠矣平居亦當察此而聖人獨言於九三者葢當危疑之地處人情之變辭危則易亢辭遜則易枉亦難乎有言矣於是焉而能脩之則誠立矣

脩辭乃是體當自家誠意深味曾子之所謂出辭氣者

則可知矣於九三言之者大抵謂君子之學如是故能盡乎處上下之道也不必云於是焉而能脩之則誠立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蒙童之心純一而未發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在所以發其蒙者何如耳自此養之以正則易進於德及其至處則聖人也

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可謂善矣若夫為不善則是為物誘而欲動非蒙之可與為不善也動則失其正

矣

蒙山下出泉蒙程先生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此意最深水由地中行行其性也遇險而止而行之性則未始止也若積盈則行矣故曰盈科而後進在人蒙昧之時而天命流通之理未始止也若果決其行涵養其明而至於盛乃養蒙之聖功也

蒙之義曰謂泉始出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稺未有

所適貴於果行育德充而達之也育德之義尤當深體

蒙之初六利用刑人人之昏蒙不教而誅之可乎

蓋人之不善始發而絶之則易為力待其已發而

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曰童牛之牿元吉

此爻且詳玩伊川之説

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

不同而所以為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

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耶抑所

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稟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

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稟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為善者才也此自不殊

死生是氣之聚散鬼神是氣之精者耳萬物所以

自形自色者即鬼神所見之迹也程先生謂往而不返謂之鬼則知方來不測謂之神鬼神之道即太極往來之實也即是觀之淵虛空中無非鬼神之妙用而人之所以齊明盛服以臨祭祀者蓋亦集自家精神其義固可體矣天下之理有則是有無則是無死生命也鬼神者託於幽者也然周公作書以告鬼神欲代武王之死世豈有是理耶無是理而周公乃行之亦必有道矣幸先生詳教之

鬼神之義須更研究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如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類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

九卦損德之修益德之裕復德之本履德之基井德之地恒德之固學者用工之實歟

九卦有次序履德之基為先步步踏實地也

答胡季隨

遺書云有人胷中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不知如何而持其志方其欲持志之時而二者猶交戰於胷中則奈何

持志者主一之謂若曰欲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於胷中是不能主一也志不立也

又云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

小人之别嘗深思之謂誠然也而或云初不可如此分一言之善則天理矣一言之惡則人欲矣竊恐其言太快政如日月之運行寒暑之推移恐當進之以漸也

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别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慮毫釐之間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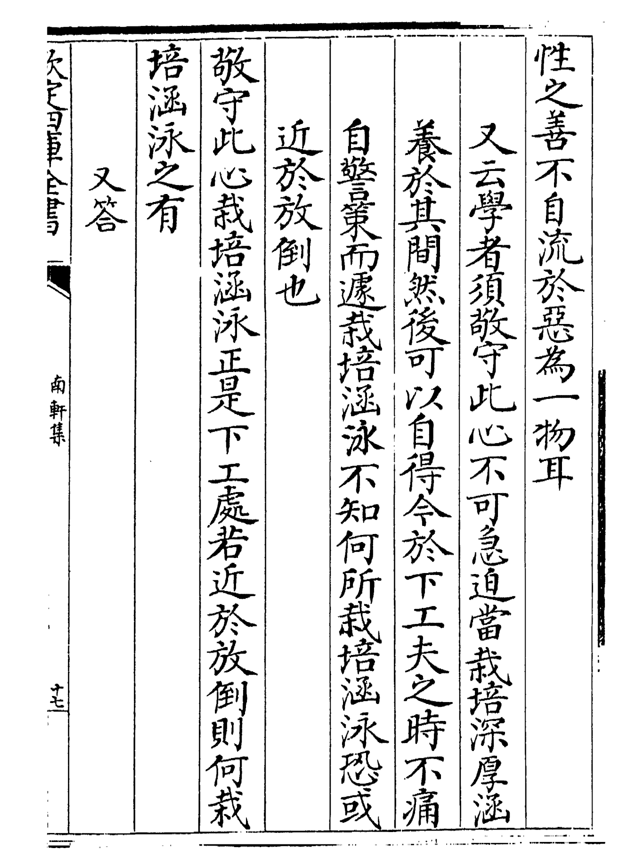
又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大然行之亦須量力夫以學者力量較之聖人霄壤異矣若不一向自期以遠大而欲量力而行之恐或至於卑近而心之所期與身之所履分為兩段矣恐當先立學聖人之心日可見之行皆須為聖人之事然後内外貫通耳

所謂行之亦須量力者恐學者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大抵學者當以聖人為凖的而自

邇自卑循序不舍斯有進益耳

又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又云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孟子曰人之性善皆天理也既非本惡則人欲矣恐非天理中物天理中恐亦著惡字不得

事物之始無有不善然二氣之運不齊故事物之在天下亦不容無善惡之異謂之惡者非本惡因其不齊而流為惡耳然亦在天理中也所貴乎人者以其能保其



性之善不自流於惡為一物耳

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養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於下工夫之時不痛自警策而遽栽培涵泳不知何所栽培涵泳恐或近於放倒也

敬守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工處若近於放倒則何栽培涵泳之有

又答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是積累工夫到處非謂只勇猛便能如此如釋氏一聞一超之說也

如云尚何序之循又何必待於自邇自卑而後有進此等語意全不是學者氣象切宜戒之所謂循序者自灑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濶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前日謂一氣之運不齊故事在天下不容無善惡之異云者論氣故

不容無善惡之異且須將程子遺書詳玩精思未可易而言也

人固有秉彛若不栽培涵泳如何會有得古人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之類皆是栽培涵泳之類若不下工坐待有得而後存養是枵腹不食而求飽也

南軒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三十三至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銘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章

南軒集卷三十三

宋　張栻　撰

題跋

題李光論馮澥劄子

臣伏見臣僚上言推尊王安石為名世之學乞榜朝堂欲以傾動海內流播天下鼓惑衆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繳奏外臣訪聞為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澥澥誠腐儒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說深入骨髓平

居議論以安石為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
詆鄒浩以為哲廟逐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謗老而無識
止緣崇寧曾有湟鄯棄地之謀為蔡京所逐因得虛名
考其素節無可稱道究其學問誠為頗邪臣觀王安石
在熈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大有為之日創立制置三司條
例司司馬光爭論神考之前因邇英閣進讀至蕭何曹參
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
晏然衣食滋殖神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

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石專任已能排卻衆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如范鎮呂誨范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不仕以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一時傾邪小人不畏天下之公論不卹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京蔡卞合

為死黨撰述作之說禁錮天下忠賢掃除祖宗法度五十年間言路有防川之蔽海内多敢怒之民愁痛無聊至此極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破拘攣之說掃末習之蔽躬履素朴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意者士大夫思稅駕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尚復忍聞之乎𢓜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贊聖聰返以安石為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說假公論以遂其私情懷姦不忠熒惑主聽伏望陛下察其回邪

洞照誣罔特賜睿斷罷臣諫職斥使居外儻臣所論未合聖慮臣亦不敢復冒言路亦乞重行黜責以為妄言之戒冒犯天威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

朝奉郎守侍御史臣李光劄子

御批

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唱紹述變亂舊章至於今日可作一詔付吳幵

臣栻創見靖康翰墨拊膺痛哭不知涕泪之横流也竊

惟國家自王安石壞祖宗法度以行其私意姦宄相承馴兆大釁至靖康初元國勢蓋岌岌矣而馮澥輩猶敢封殖邪說庇護死黨如此傳曰為國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正誤國之罪推原安石所謂芟其本根者紹興詔書有曰荆舒禍本可不懲乎大哉王言也乾道三年秋八月戊戌臣栻拜首謹書

題趙鼎家光堯御筆

叱覽元符諫臣任伯兩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詆誣宣仁
聖烈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頼哲宗
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不䘮太母
九年保佑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
疚心昭雪黨人刋正國史雖崇寧之後迷國很衆推原
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讒慝未彰將何以仰
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藁來上
當正典刑布告天下早來朕所諭卿章惇蔡卞事此二

人罪惡貫盈須是盡追官爵子孫親戚並不得與在內差遣若如此施行甚不過當卿更看如何

覽卿奏只欲罷黜子孫不及親戚卿仁恕過人朕甚嘉之然利害極大若留親戚在朝但恐紛紛不已為善類患前日卿嘗留身奏陳曲折恐當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卿可熟思勿復後悔早來章僅除外任指揮未得施行

臣栻伏覩聖詔所云蓋撥亂反正之宏綱天下古今之

公理足以貽訓無窮敢頓首以志卷末乾道八年三月
己巳朔具位臣張栻謹書

題太上皇帝賜陳規手敕

臣伏覩太上皇帝賜順昌守臣陳規手敕下拜感歎蓋
自紹興以來艱勤積累至是時敵勢已屈我師旣捷聲
搖京輔而朝廷講解之議已成矣臣在省中太常適上
規事臣以為彰善癉惡有國之典規官雖未應謚功則
當謚正以是役為重也仰惟昭回之章所以待遇臣下

興夫風厲振作之意誠足以詔萬世也

跋泰陵祭温公文藳　蘇軾玉堂藳

嗚呼此泰陵詠司馬丞相之辭也歲未及朞綱紀略定用賢之有益於國也如此蓋比未朞歲之閒非特足以開元祐一時之治而所以培植邦本祈天永命者至矣嗚呼盛哉後八十有六年具位張某謹書

跋中庸集解

右石嫯子重所編集解兩卷某刻于桂林郡學宫子重

之編此書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訂分章去取皆有條次元晦且嘗為之序矣桂林學宫舊亦刻中庸解而其間雜亂以他懼其反誤學者於是漫去舊版而更刻此書竊惟中庸一篇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柰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

深切著明矣學者於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書反復紬繹將日新而無窮不然譬諸枵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通書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于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

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静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梢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藴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二先生遺書近歲旣刋于建寧又刋于曲江于嚴陵今又刋于長沙長沙最後刋故是正為尤密始先生緒言傳于世學者每恨不克睹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為本及是書之出裒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失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為逾甚矣學者得是

書要當以篤信為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于卷之末

跋西銘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

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書以示學生潘友端

跋西銘示宋伯潛

人惟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物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

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敬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

跋三家昏喪祭禮

右文正司馬公横渠張先生伊川程先生昏喪祭禮合為五卷竊惟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叙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為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於其中涵泳服習敦龎淳固蓋有

不期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邪而目踈甚至於雜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入於悖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夫冠昏喪祭人事之始終也冠禮之廢久矣未能遽復也今姑即昏喪祭三者而論之幸而有如三公之說其可不盡心乎三公之使定雖有異同然至其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說是則未嘗不同也司馬氏蓋已著書若横渠伊川二先生雖嘗草定而未具然所與門人講

論反復其所發明深矣柳嘗謂禮之興廢學士大夫之
責也有能即是書探攷而深思深思而力行宗族相觀
朋友相輔安知風俗之美不由是而作興乎妄意可助
聖時善俗之一端於是刻於桂林郡之學宮云淳熙三
年六月甲戌朔旦

跋符君記上蔡語録

符君生於遠方及游京師乃能從上蔡謝先生問學得
先生一語隨即記録今傳於家者九十有七章若符君

者亦可謂有志於學矣予謂當表而出之以為遠方學者模楷故附志於兵部侍郎胡公銘詩之後使來者當有攷焉

跋希顔録

某己卯之歲嘗裒集顔子言行為希顔録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為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為一卷又附録一卷蓋顔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顔子之

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横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横渠與

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為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揚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

略亦可見矣必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為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是錄之所為作也乾道元年八月九日謹書

題周奭所編鬼神說後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

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為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

雖襲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妄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眞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横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

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内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湘鄉周奭考鬼神之說凡夫子之所嘗言見於易禮傳魯論者悉集之又取近世程

子張子之書上及於濂溪周子下及於兩家門人凡語涉於此者合為一編以與朋友講求其故某嘉其志因書于後

跋杼山書少陵歌行帖

杼山風流蕭散如晉宋間名人其書法亦然覽之者猶可想見從容談笑時也

南軒集卷三十三